

◇ 古代经济
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，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中国历史上,有几位皇帝拥有一个共同的怪癖,即,在皇宫(或皇家园林)内开办集市。

第一个是东汉灵帝刘宏。他在位期间,宦官与外戚不断争斗,搞得鸡飞狗跳,民不聊生,爆发了黄巾起义,终将汉朝四百年基业推向了灭亡的境地。刘宏各种荒淫之外,还在后宫人为造出一个集市,一些宫女和嫔妃扮成各式各样的商人大声叫卖,五行八作,应有尽有。刘宏自己也骑上驴扮作商人,另一部分人扮成客人跟他讨价还价。还有一些人扮成卖唱的、耍猴的。刘宏向以贪财著称,据说他这么干有敛财目的。但一个集市能敛多少钱呢?不可理喻。

第二个皇帝是南朝宋少帝刘义符。与刘宏一样,此人也是纵情声色犬马,并“于华林园为列肆,亲自沽卖”。他在园中建造商铺集市后,赤膊上阵,亲自买入卖出。

第三个皇帝是南北朝时的南齐皇帝萧宝卷(死后被贬为东昏侯)。此人生性残忍,滥杀无辜,他在宫中开办集市,

故乡曾有一座园林,曰:懒园。懒园之盛,不在亭台楼阁,不在文石玲珑,也不在奇花异卉,而在苔藓。那些绿意盎然的苔藓,在院子里,在墙上,在花盆上,在石阶上,爬得满世界都是,真是一副好生态。

地懒苔藓生,懒园深处北关街区深处,是一处地势低洼、生态较好的小型“盆地”,周遭商铺之高,恰显懒园的珍贵。古人认为,洼地聚财,聚不聚财我不晓得,这里倒成了苔藓的乐园。

苔藓对生存环境要求还是很高的,朋友的茶社,有一道茶席,用苔藓置景,仙气袅袅,苔藓在烟雾中葳蕤生长,真能佐茶香,可是,好景不长,也就半个多月吧,朋友告诉我,苔藓变黄了,看样子是要萎。其实,苔藓对于生存环境要求是很高的,空气质量,湿度,都有严苛的要求。养一片苔藓的难度,不亚于养一盆金钱蒲。

苔藓,就要野生,或者是野蛮生长。见过很多被豢养的苔藓,蔫巴巴的,要么失了灵气,要么失了魂儿。

仿佛听懂了风的絮语,草木一夜间便褪去单调绿意,染上斑斓色彩——秋,就从这浓淡交织的色块里,悄悄走了来。

先是银杏,叶片边缘镶着圈淡黄的裙边,像给每片叶子缀了层碎金,阳光下晃得人眼眸一亮。风一吹,满树叶子便踮着脚尖跳起芭蕾,轻盈得似要飘上云端。

近处的橡树倒多了几分少年老成的沉稳,几枚橡实“啪嗒”落在地上,像是用手指唤醒:秋天来了。橡实底端托着圈浅褐的“小碗”,果肉光滑细腻,形状像极了圆润的手指。每次从树下经过,总忍不住弯腰捡几枚揣在手心,指尖摩挲着那细腻的触感,像是把秋天的温润,都捧在了掌心里。

秋天的风落在博斯腾湖上,又是一番景致。蒹葭如絮,风一吹就轻轻摇曳,像伊人披着素纱起舞,一望无际的湖水,蓝得浩渺,像是把蓝推向了天边。走在长长的湖堤上,近处游艇搁浅,湖水清澈,能数见水底游动的鱼苗,阳光透进水面,投下忽明忽暗的光斑,鱼群一动,水面亦潋滟起波,漾起细碎的涟漪,像撒了把碎银,闪闪烁烁。

皇帝的集市

据说是为了取悦妃子潘玉儿。潘妃出身市井,小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在集市上摆摊卖货。进宫后时时怀念儿时场景,为满足其怀旧心理,萧宝卷“于苑中立市,太官每日进酒肉杂肴,使宫人屠酤,潘妃为市令,帝为市魁,执罚,争者就潘妃决判”。让潘妃做市场的管理者,如果大家生意上产生了纠纷,就由潘妃来裁决。

以上几位皇帝有个共同的特点:年轻。刘宏死时33岁,刘义符与萧宝卷被杀时都是19岁。所以他们这么干也有可能出于年轻的冲动,爱热闹、喜欢玩,反正肯定不是为了繁荣经济。

相比之下,乾隆皇帝的集市显得有点特别。这位先生被认为是少见的明君,有想法有作为,跟他的爷爷康熙联手制造出一个“康乾盛世”,谁想到他也在皇家园林中搞了个集市。很多史料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。

圆明园福海之东有一个名为同乐

上阶绿

我喜欢看那些爬在台阶上、屋脚处都是绿意的苔藓。总能让人想起“苔痕上阶绿”这样的句子。有一年的一个晚间在武汉的一座道观里留宿,恰逢仲春,次日清晨醒来,晨鸟叽叽喳喳,推门去,一山好风光,低头一瞧,一院子的绿苔,真是逼人眼球的绿,这样的“上阶绿”,也只有在这种渺远的道观中才能寻见。少人问津的道观,石阶上,绿苔蓬勃在罅隙里生长着,让人不忍下脚,叫不上名字的小鼠,麻溜地窜过,在绿苔上留下一丛露珠,那是昨夜凝结在苔上的,被鼠脚一踩,晶莹剔透。

这样葱茏的青苔,我在故乡曹操的饮马坑旁边也见过。这里是三国时期留下的历史遗迹,坑依然在,拦马坑前的石墙亦在,斑驳得很,到了梅雨季节,我们去那里经过,常常可以见青苔漫漶上去,有古意,透着绿的古意,让

园的所在,历代皇帝每年春节都在此请群臣看戏。乾隆时期,在演戏的同时,于园中开设买卖街,凡古玩、估衣,以及茶馆饭肆等,外面有的店铺,里面都有,连挎着小筐卖瓜子的小贩都备齐了。所有开店者均以内监充之。为保证货物品质,其古玩等器,先在外城有信誉的店铺中选择入货,采取代售方式,双方商定好价格,写成文书后画押。卖出去的,按商定的价格付给外城店铺,未售出者返还原物。大臣们在园中可以竞相购买。傍晚时分,臣工们退出,宫内女眷也可以来凑凑热闹,买点东西。各种具体办事的官员,可以像在城外一样,聚于酒馆饭肆中开怀畅饮,大肆饕餮。那些跑堂的皆为外城选拔出来之声音响亮、口齿伶俐者。每当皇族鸾驾从店门口经过,则跑堂者的喊叫,店小二报账,掌柜者核算,众音繁杂,此起彼伏,以为新年游观之乐。集市一般要持续到正月十九。

这项“盛事”在乾隆死后就被嘉庆皇帝废除了。要想周知民间风景完全可以深入到民间去体验,何必在皇家园林里造一个?说来说去,总归还是不务正业。

人想起青铜器上的铜绿。

苔藓能解毒。这是我做中医的父亲告诉我的,在我少年时,常听父亲给人讲这么个故事,他说,有一次,一只蜘蛛饿了几天,没有猎物,一只马蜂撞到了它的蛛网上,蜘蛛上前去捉,不料,被马蜂蜇了一下,蜘蛛旋即从网上掉落下来。巧的是,蜘蛛落在了老墙头上的苔藓上,它打了几个滚儿,过了一会儿,什么事都没有了,马蜂的毒,也丝毫没有奈何它,它重新到了网上,把方才那只马蜂吃掉了。后来,人们才知道,原来苔藓能解毒。

如果说“苔藓能解毒”这事是离奇,那么,您知道苔藓能用来填充枕头不?也许你觉得是大开眼界,甚至是大鼓眼球,但是苔藓确实能。很久以前,我们的祖先都有把晒干的苔藓填充枕头的经历。不知道用这样的枕头,夜间可否做一个葱茏的梦?少年时,我就摸过苔藓,那种生在墙上的孢子体植物,毛茸茸的,似新生婴孩的毛发,苔藓枕头我没有用过,装在枕头内,定然是一枕清幽的童话吧!

食用椒哪是出口的口红椒,只觉得整个天地,都被这秋的热情裹住了。

可要说库尔勒的秋之魂,终究还得是胡杨。在浩瀚的沙漠上,胡杨连成一片金色的海洋,枝干遒劲,叶片缀满阳光,像身披金甲的勇士,气势恢宏得让人屏息。塔里木河的水域旁,蓝天、白云、金胡杨一同映在水里,蓝色的水、金色的影、白色的云朵交织在一起,那样明亮,那样高贵。人在此时便会明了,什么叫“造化钟神秀”。

秋风过处,金黄的叶子簌簌落下,湖水湛蓝,流沙倾慕,那样的美,置身其中,竟像闯进了童话世界:细腻的水、粗犷的沙、静止的胡杨、流动的云,天地间的美,仿佛都凝在了这一刻。胡杨骨子里的凛冽贵族气,还有那“生而千年不死,死而千年不倒”的韧劲儿,带来的视觉与心灵冲击,非亲身体会,实在难以言说。

一泓秋水、一脉流沙、一派金黄,如美人眼波流转,一眼惊鸿。一场秋风过后,叶子尽落,再想寻秋,就只能等来年了。人不免生出几分感怀:人间万事皆如秋风过耳,唯有一江碧水,伴着秋来秋去,日夜不息地流。

◇ 大野寻幽
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汇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◇ 云上花开
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作家文摘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秋 韵

过白鹭洲时,远处的湖面还笼着一层薄薄的晨雾,水天一际,海鸥咸集。它们时而在水面凌波滑行,时而振翅盘旋,不时又俯冲啄食。沙滩上有人掰着馍或馒头投向湖中,霎时间,无数羽翅同时挥动,“扑扑棱棱”的声响混着鸟鸣,成了秋天湖上最热闹的背景音。

那日我们沿环湖公路而行,黑色路面上,红黄绿三色隔离线像给公路穿上了鲜艳的秋装,车行其上,满眼都是流动的秋意。路的一侧是博斯腾湖,湖水泛着柔波,美得辽阔又柔情;另一侧是塔克拉玛干沙海,黄沙漫漫,安静得波澜不惊。路边一簇簇红柳忽然撞入眼帘,红得似丹枫、似红蓼,把戈壁的粗犷都揉进了热烈里。其貌不扬的红柳,竟能把朴素的美,演绎到如此惊艳的地步。

秋天的戈壁上,还有一种红格外动人——那是焉耆盆地里铺展开的辣椒田。成片的红辣椒漫过田野,红得醒目、红得辽阔、红得热烈,分不清哪是